

承啟堂稿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九

奏疏

請慎選宮僚疏

臣等恭遇 皇太子冊立該輔臣夏言等選補詹

事春坊等缺吏部題 請銓注間隨該給事中周

琬等論列選擬非人仰荷 陛下高明洞燭立賜

處分或歸原職或令致仕中外懽呼慶忭臣待罪

該科庸昧無識每思爲 國家建磐石之安圖萬

世之策而未知所效茲遇 皇上早建元良博選

輔導此正

國家安危之基永命之本

臣

不勝欣

幸竊有所見謹昧死

上聞

臣

讀禮有曰凡三王

教世子必以禮樂又曰選天下端人正士孝弟博

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

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以此觀之則今日推補

必躬有孝弟之行而又博聞今古者然後爲有道

之士可備禮樂之輔我

朝

列聖每慎於擇人

而未嘗限於所擇今我

皇上勅諭且不備員是

誠超越千古之見而與

列聖同一心也

臣

聞

成祖嘗問楊士奇曰汝今兼東宮何官對曰左諭
德 上曰朕察之獨胡廣與汝不忤是官則 成
祖所倚以輔 東宮者胡廣楊士奇二人而已
仁宗擇 東宮講讀尚書蹇義等舉侍郎儀智蓋
以儀智道理明執守正雖老精神不衰是 仁宗
爲 東宮擇輔老臣儀智一人而已若 宣宗以
兵部尚書張本兼 太子賓客 英宗聘布衣吳
與弼爲春坊諭德夫此諸臣考其出身或以歲貢
或由學官或自守令或從田畝蓋期在得孝弟博

聞之才以備禮樂之輔未嘗限於所擇亦不必於
備官故能當時無議於今頌功今我皇上之心
卽列聖之心而宮僚方補論劾紛至豈不以
太子天下本宮寮輔翼臣而濫與茲選若某某
輩非孝弟道術之士所以周琬等效忠於陛下
不得不犯衆怒一言之耳陛下復勅吏部選補
萬一再選之後衆心難服甲可乙否仍致人言輔
臣夏言等納賄招權之迹形於奏章傳布四方有
礙觀聽且琬等所論行賄昭然各有指實臣聞人

臣以道事君未聞以賄進也以賄進者寧復顧廉
耻惜名節則諸臣旣不得爲有道術寧復可爲官
僚旣不可爲宮僚又寧可侍 陛下之講幄玷清
班汙顯秩近起倖進之心遠駭臣民之望乎且輔
臣以賄進人則所進者豈賢而所以事 陛下者
豈道不顧 國本大負 聖恩此非細故也伏願
勅下該部查覈周琬所論納賄事跡如顯然有據
當斥去貪邪輔臣罪首惡以肅人心卽或踪跡闇
昧亦宜加以切責令其勵新圖懷永慮庶幾黷貨

之風從此一新正直之氣從此一振勸導得人

元良懋建在 陛下一舉念耳其於推補官僚各

缺臣願 陛下勅吏部照會推事例集在廷各官

公同於 朝會內閣輔臣持公秉正將應補人員

一一咨訪先之以孝弟次之以博聞必實行顯著

者方許疏名 上請使賢才衆多卽備員亦可或

一時未得則量推數人以裨講讀務令合衆公於

下遵 宸斷於上人心自定人言自息而真才可

得矣再願 陛下勅會推各官不可徇情奔競夫

奔競者之立心隨人以爲轉移人好利則進以利
人好名則加以名百計營求以快其欲是以少遇
利害輒叛而去望其納忠責其死報不可得也今
陛下聖神文武默運化成而奔競之徒尚有如周
琬等所云則太子進德之始可不斥去此輩以
杜絕其邪黨乎臣等一得之愚上干聖聽不勝
隕越之至

論大臣相攻擊疏

臣聞百官和於朝則萬民和於野和非和同之謂

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和如羹鹽醯並用而
味因以調同如雷同琴瑟專一而音不適聽故宋
韓琦富弼等論事朝堂相爭如虎退不失和氣蓋
所爭爲國非爲私也此之謂和也堯舜之世百揆
九官四岳十二牧各舉所職吁咈都兪夫吁咈者
不然之也是未嘗盡同也然書曰羣后德讓又曰
庶尹允諧又曰百僚師師則又和之至也惟其心
於報主故各據所見不得隨之爲同及叅衆論而
成之裨國家展職業安得不謂之和此典冊之芳

猷人臣之大誼也 陛下以堯舜之聖恒敬一之
功盈天地之物亘古今之事莫不暢適熙洽獨小
大臣工未免觀望風旨凡會推人才會議朝政當
事者一出口則羣然曰唯莫有爭是非辨利害特
立不懼者是何同也今二三大臣爲 陛下心膂
之托宜一德一心公是公非協理萬幾乃積疑生
釁懷忌成讐互相彈劾競發私邪布列章奏汙媒
天聽何不和也况今屆 萬壽節近自 藩王遠
逮夷蠻咸遣使稱賀使視 朝廷之上二三大臣

公行排擊

臣

恐上非所以怡

陛下祈天永命之

神下非所以風天下協恭守道之誼也况

陛下

以睿聖之德運制作之權禮樂聿新建役方廣騷

動京圻催科海宇工部恒以財力不給爲言二三

大臣不爭所以足國安民之道而爭私忿大同糴

賊屯牧未退三邊套虜猖獗未靖撫臣日以兵疲

糧乏爲言二三大臣不爭所以籌邊靖虜之道而

爭私忿兩畿藩省撫按日報災異水旱蝗蝻天雹

地震累累形之奏牘二三大臣又不爭所以事天

消燮之道而爭私忿

臣

備員禮科反覆先後所爭

竊得其槩昧死爲

陛下言之劉淑相之奏夏言

也以費完假夏言之名求伸已說於淑相耳是訛
言相煽在完可罷黜也而夏言亟肆忿爭非輔臣
省愆率物之體廖道南之奏夏言也始援張鷟似
欲激陛下之怒終言郊廟似誇功於陛下

之前况認罪而進詩是何體也情意曖昧言詞輾

轉晷險如此豈宜在侍從之列而望其論思補闕

哉當加罷黜者也若霍韜之奏直以遊山爲已罪

以實告 陛下也所言費宏文憲之謚與 憲皇
廟號相同誠所未安臣豈得與君爭名此殆當時
之誤所宜革正况宏生被言官指摘而死加美謚
非所以示勸戒而詔方來但韜之論不發於定謚
之日而出於相攻擊之後挾私逞忿其意昭然伏
望 陛下赫發綸音戒勅羣工自今以後務精白
一心毋詭於同母乖於和工後未省思以省之邊
陲未靖思以靖之災異未弭思以弭之不可以一
人之私一時之忿遂不顧公義各立門戶而張戈

予則和氣暢於朝堂瑞應塞於寰宇 陛下端拱
迎庥於上而百職濟濟和衷於下將見庶績咸熙
而唐虞之隆可立覩矣臣不勝惓惓

論欺詐自便以違成命疏

恭惟 元嗣誕生例應遣官齎捧 御書前往各

王府報知隨該禮部疏名上 請太常寺卿兼翰

林院五經博士劉銳已蒙 欽點續該禮部題爲

患病事內開據劉銳先因感患脾瀉眩暈等疾一

向填註門籍誠恐一時未得痊可是欲禮部別處

也隨爲題請奉

旨着有點的替劉銳既有病如

何混開且不查究欽此

臣

等因查本日本科並無

銳患病手本及查長安門籍又書進出十三日朝

班親見銳侍立則銳之稱病詐也

臣

聞銳本籍山

東意欲賁報山東

王府以圖便安而禮部於

命下之日卽於差官簿內僉定地方於各官名下

以息爭也劉銳照僉簿當往陝西不遂始願而嫌

陝西爲邊遠苦寒之地故不欲往其稱病由此也

夫人臣叨爵享祿於平時豈徒榮顯是計正爲

朝廷一時用耳 國家推擇任使命以職事豈必
藉此一人之力顧其分當然耳蓋事不辭難東西
南北惟君所使況今 元嗣誕生至喜也 欽命
賞報至重也乃擇便地而嫌邊遠輒妄稱病至奸
也夫此不効力胡効其力此而可欺孰不可欺伏
望 陛下赫降綸音斥其詐妄以爲徇私不恭之
戒庶將來承 命者無敢推諉而今日之方 命
者亦知懲創矣

論湖廣錢糧奸弊疏

臣等奉

勅查盤湖廣等處錢糧查得各邊倉糧

先於嘉靖十年等有湖廣布政司管糧叅議呂陶
徧歷各邊查出倉糧弊多呈請巡撫湖廣都御史
林大輅將各邊倉本色糧米除存留官軍支給外
以其餘者改徵折色銀兩解貯湖廣布政司廣備
庫各倉以此原由造冊前來臣等恐奸頑之徒假
托解貯司庫之名而中途侵分必須查理司庫而
後知下落況廣西廣東等處俱從司庫查起自源
及委其弊易見乃遵奉 勅諭督委各該二司事